



责任编辑:罗峰
版式设计:罗峰
电话:13986637033
Email:122203509@qq.com

15

人生恰似花无果

□ 孔帆升

这是什么植物呢?孤独地生长在我的视野中,大约也有些年头了。很少有真正欣赏它,亲近它,它连馨梦也是寂寞静悄,冷冷清清的。

有时,芳心开在羡慕者眼中,贪食者口舌中,肆虐轻佻者的贱踏中,而更多时候却是默默成一地心碎。

人都以为它的果,会如花般迷人,蜜般甜美,甚或桃李般的轻薄。

谁知,落红一地,秋天到了,也并未果盈枝头,那上面只空挂了催人老去的寒风与不尽的相思。

寂寞开无主。也许一生得不到任何青睐。也许来不及结果,枝茎就生生地被掐断。也许毫无结果恰恰是一种人生定数,一种朦朦胧胧的凄美吧!

老天给予一份缺憾,无法拒绝,不容选择。这是献给我们人生、生命、事业、乃至爱的百合还是杜鹃?或许它的果捉迷藏般埋在泥土深处,我们没工具与毅力发掘。但它确实是世间珍贵的果啊!

芳心自赏,无果就无果吧。也许在期盼与失落间,正好寻觅、醒悟、坚持。不必像所有花那样高高捧着果实,借以炫耀,

供人品赏,亦遭人遗弃。

只须越过冬天,还能拥来年又一艳丽春光,和春光给予的再一次温暖。

哦,不要问它叫什么。如果硬要起个名,那就权且叫它人生吧。

二

父母好比绿叶,总像护着花儿一样,精心护着自己的儿女。无私、无畏、无奈、无我。图什么好果与回报?儿女高兴了扬起脸笑笑,痛苦和迷茫时,经不住风的诱惑,卷走父母的慈爱,留下心灵创痛。

他们总是以另类自居,以叛逆显示自己的成熟,以个性凸显自己的“才能”,以远离父母的呵护叮咛为本能。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疑是莫大负累;所谓朋友的吆五喝六,却有约必赴。哪怕前面是陷阱、虎口、绝壁,也要懵懂以行。行走于危险之境,却以为闯出了什么新天地。

伤心岂独吾与汝?看那个老乡,两儿子先后为生活困惑英雄般赴死,之前口口



声声的是:就让你们做孤老,就要你们一网打在石垒上!

还有那个阿爷,40岁的儿子不务正业,被判了刑,丢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靠70多岁的老人在日晒雨淋的街上摆摊养家。还要说什么,是老爷子逼他走上绝路!

诚然,我们身边有太多绚丽的花结出了甜美之果。但也有不少结的是涩涩的、酸酸的、苦苦的果。在一些地方是青山绿树,鸟语花香,丰收喜人;在另一些地方却是沙漠、盐碱、高原,荒凉贫瘠。

大自然如此。人这一辈,也注定不公。但终了来,谁都一样,其实是什么果也没有。只有风、时光、空气、尘土,才是宇宙永恒的果。

三

何必为果实那般悲郁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又活得有多有意义呢?花开了会落,果熟了会掉。匆匆几十年,如四季更替。过程很短,经历不一,然最终归于一统。

心中有个世界

□ 陈文访

大雪纷飞的冬日,悄悄翻开一本诗词,时光极静静静地拂着面颊流过,心便不觉醉了。

喜欢幽坐于僻静之处捧诗独赏,直至满口馨香,如醉如痴。万马奔腾的豪壮,七弦琴低低哀诉,天地一沙鸥的浩渺,江湖夜雨的漂泊……风情万种,大美其中。

每读诗书,常常触景生情,少年时的那份浪漫不觉又流驻心头:“少小须勤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年少时,曾梦想发愤图强,志比武穆,精忠报国,此生不虚。循着岳飞诗词的足迹走了几十年,我懂得了什么是大义,如何去奋斗,怎样的人生才算有意义。是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多么好的人生境界啊!

有了这份境界,我们就会紧握住美好的春光,在人生的“八千里路”上,看淡功名,一路奉献。只要每一天不是在虚无中度过,我们就能不因生命的短暂和碌碌无

为而深深叹息。

人生就是这样,顺水行船时,可以乘风破浪,一日千里;而逆水行舟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时还碰着暗礁,常常事与愿违,甚至发出“天不助我”的哀叹。

这时,你只要读一读杨慎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心中就能找到一盏明灯,纵有万般的忧郁,也都灰飞湮灭了。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因为“一蓑烟雨任平生”。

人生不满百,何必常怀千岁忧。顺也好,逆也罢,只要看到人生的两面镜,明白“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在人生的长河中,孜孜不改初衷地拼搏

着,就会“小舟撑出绿荫来”。

在古诗词中,那流传千古的名句中似乎总有一丝淡淡的惆怅。“一江春水向东流”,“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每当读到这些,总好像有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向我心中走来,让人重温青年时的浪漫。有时,又好似望到缕缕炊烟在心中升起,仿佛隐约着儿时追赶风筝的梦。“人生失意无南北”,“同是天涯沦落人”。每为诗词所感,便沉浸在那羁旅天涯、游子思乡的氛围中,仿佛我就是那凭栏怨女、红尘过客。不知是自己太多情,还是圣贤太寂寞……

下班回到家中,常常孤独孤寂,只好又拿出诗词聊以自慰。易安的“枕上诗书闲处好”不是正诉说:“征鸿过尽,万千心事



挖荸荠

□ 易玲

冬日萧瑟的田野,暖阳当照,微风轻拂,几个孩子在湿地里挖荸荠,欢快的笑声在田野上空回荡……这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挖荸荠的孩子则是我们三兄妹。上个世纪物质贫乏的那个年代,没有野果可吃的冬季,挖荸荠是童年时代我们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时光。

小时候,每年冬季,在放晴的假日,我和哥哥、妹妹就会拿着小水桶和铲子一路闹着,笑着去田野的湿地里挖荸荠。一到目的地,我们不约而同的脱下鞋子,把衣袖和裤脚卷得高高的下到田间。哥哥忽然感到脚板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有些痛。他觉得是个荸荠,就用铲子挖了起来,果然是个很大的荸荠!



哥哥对我和妹妹说:“老二,老三,我发现一种挖荸荠的好方法,我们可以用脚来试探,如果脚底碰到硬东西,那就应该是荸荠了!我和妹妹连声赞成。于是,我们学着哥哥的样子,边走边用脚试探,当脚碰到荸荠以后,再伸手去挖。当然,有时候感觉不一定对,也会挖到了一些木头、石头之类的东西。”

约摸一小时的光景,我们就挖到了一小桶荸荠,感觉像挖到“宝贝”一样开心!很快,我们将荸荠拿到对面的河水里洗净,然后找块干净的空地,席地而坐,便开始你一个,我一个的分起来。大家都舍不得一下子全部吃完,而是吃一颗,休息一会再吃。那种嚼在嘴里甜甜的、脆脆的感觉,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再也不会像小孩子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在假日里相约去田野里挖荸荠了……如今,每逢上集市或下班途中,只要遇见卖荸荠的商贩,我总会情不自禁的买上几斤带回家中。在冬日的暖阳下,当我静坐于阳台,一手拿荸荠,一手拿小刀细细削皮,不急不躁地小口慢食时,童年的那些美好时光便突然涌来,让我沉浸在久违的幸福之中。

(作者单位:通城县特产局)

岁末感言

□ 石泽丰

桌上的台历一页一页被翻过,翻到最后所剩无几,心里便有一种难言的滋味——是落寞?是欣喜?是对旧岁的恋恋不舍?还是对新年的期盼?我说不不好。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后过着,于人的一生,它就像上帝手中的一根竹笋,一层层地被剥落,剥到最后,就是别人对他的那一点评价。随着日子再往后过,连这点片言只语的评价也会被滚滚红尘淹没得无影无踪。

但物不一样,物在风雨中坚守沉默,它们深知,自己在时光老人的面前,如沧海一粟,所以它们把思想放在心里,任日月磨蚀,磨蚀成沧桑,磨蚀成残垣断壁,磨蚀成遗址和废墟。即使过了亿万斯年,在后人的眼里,它们仍然是宝,是后世的财富,是文明的一把金钥匙。

作为我们人,总是企图站在时间的肩膀上,哪知却又总是被时间踩入脚底。倒是那些任人摆弄的物,却成了时间肩膀上的巨人。

也就是在这个岁末,我躺在床上,翻阅一本哲学,女儿慢慢地走到我身边,看着我额头上的皱纹说:“爸爸,你老了!”我且不去猜想女儿说这话时,心里是什么感受,但她释放了一个令我快乐的信号,那就是她长大了。

难寄”?是啊,纵然心事万千,又何处可寄?!细细咀嚼每一句,每一字,诗人的情感像溪流一样沁入心中。原来,知我者早在千年之前。

于是,带着心头那千百种情感,逆着那静静流过的时光,穿过辽阔浩渺的空间,思绪随着诗词纷飞。一人安坐于居室一隅,,让思绪游于太虚。

为什么我对诗词爱得如此深沉?因为它给了我一种旷达的情怀,一丝舒适的沉静,一席温文的浪漫,一生睿智的思考。诗词的静谧高雅,无声无息地把我带进了飘逸空蒙的境界。

当我站在橘子洲头,水村山廓,望天边云卷云舒,看庭前花开花落时,遥远的梦也离内心深处更近了。

尽管身外的世界杂乱繁忙,但心中的世界被古诗词的芳香氤氲着,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世界呢?

(作者单位:通山县富有中学)

同样,身为子人,想到岁寒之时,体弱的母亲独自一人生活在老家农村,我便拿起电话向她嘘寒问暖。母亲回答的,句句都说她丰衣足食,叫我勿牵挂。

妻子准备给她买件过冬的棉袄,也遭到了她的拒绝。她在电话的那头说,过冬的衣服多,日后离开人世了,那些衣裳全都要统统烧掉,多可惜!听到这话,我心里极度难过。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总是想到自己的死,是出于留守的孤独?还是她在时间的长河里锁定了某一瞬?我不得而知。

今年一过,母亲就是古稀老人了。虽然人人都会走上那一条不归之路,但谁不祈福自己的亲人快乐健康、幸福长寿呢?

一年又快过完了,闭上眼睛,往事像一群被追赶的羊群,仓惶地向后逃去,扬起的灰尘覆盖了先前若有若无的痕迹。唯有那山、那石依旧屹立在远方,无所谓岁末,无所谓盘点。还有那些出土或未出土的文物,那些残裸或被掩埋的废墟,它们走过了多少年年岁岁。他们睁着眼睛,活在时间的深处,以固有的沉默坚守着内心的世界,任风沙吹拂……想到这里,我们还须说什么呢?

(作者地址:安徽省池州日报社)